

澹

堂

集

《清人別集叢刊》編印緣起

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全國億萬人民正在爲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進行新的長征。爲了適應學術研究日益增長的需要，進一步開展批判繼承和清理我國的古代文化遺產，以達到「古爲今用」的目的，我們決定有計劃地影印一批古籍，作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清代上承二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殘局，下開百年來近代史的新面，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文化學術上也留下了大量反映這些變化的著述。《清人別集叢刊》的刊

行，就是試圖從衆多的清人著作中，以作家爲主，選擇其內容較有價值、板刻較精而又流傳稀少的集子，加以影印出版，爲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

三、本叢刊所收別集，其思想內容上的選擇標準如下：（一）在文藝上較有成就，或能代表一種傾向和流派的；（二）在思想史上有較重要地位，或影響較大的；（三）在學術研究上有相當貢獻，可供今天借鑑的；（四）保存史料較多，可藉以考見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若干情狀的。

四、本叢刊於所收別集的板本，皆力求精善，全部影印，以期保存原書面貌。板本選擇原則如下：（一）未經刊刻者盡量

用稿本或精鈔本；（二）已經刊刻者盡量用原刻初印本，或經原作者校正增補的定本。

五、由於我們對影印古籍的經驗不足，且於清人別集的調查研究也未能深入，工作中一定會存在很多缺點，熱切地盼望讀者和專家們隨時指正。

最後，本叢刊在編印過程中承國內各大圖書館熱忱協助，提示對選題的意見，並惠借最精板本，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

卷之二十一 六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清人別集叢刊

沈
堂
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
康熙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八七毫米
寬一四〇毫米

出版說明

《漑堂集》，計前集九卷、續集六卷、文集五卷、詩餘二卷、後集六卷，凡二十八卷。清孫枝蔚撰。枝蔚字豹人，號漑堂，陝西三原人。生于明泰昌元年（一六二〇），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終年六十八歲。少年時，適當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破潼關，枝蔚糾集同里惡少數十人，與義軍爲敵，天陰月黑，失足墮土坑中，幾爲所獲，逃去揚州。初業賈，旋折節讀書，性好詩，結交四方名士，遂以詩名。然不事生產，家日貧。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開博學鴻詞科，枝蔚與薦，求罷不允，促

入試，不中幅而出，授內閣中書職銜，放歸益貧，遊食爲生。生平事蹟略具《碑傳集》及《清史列傳》。《溉堂集》除後集六卷係作者歿後刻于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外，其他各集皆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在北京所刻。枝蔚秦人，僑居揚州，溉堂之名取自《詩經·檜風》：「誰能烹魚，溉之釜鬲」，關東稱甌曰鬲，示不忘鄉關，常懷西歸之意。

康熙時，清朝的統治逐步鞏固，國勢日趨興盛。王士禎（阮亭）時稱詩壇盟主，力尊盛唐，標舉神韻、法度。他做的詩，「風華典麗，波瀾洪闊」（見吳騫《拜經樓詩話》），與清朝國勢相適應，并世詩人，無不受其牢籠。士禎早年任官揚州，枝

蔚以布衣受知。今《漑堂集》中所見士禎評語，對枝蔚歌詩推許甚高，然枝蔚之詩，實與士禎異趣。其詩直抒胸臆，不任雕琢，保留了自己的風神氣骨。沈德潛評他的詩「自有真意」、「辭氣近粗」（見《清詩別裁》），說明枝蔚做詩確與凡俗不同。《漑堂集》中的文集前，有汪懋麟序，說枝蔚爲詩「最喜學宋，時之人大非之」。懋麟是士禎的門人，這篇序當是得到枝蔚首肯的。當舉世崇唐之際，枝蔚獨以學宋自處，置時人的非難于不顧，而時人終亦不能不承認枝蔚有自己的面目和特色，如後集王澤弘序所說的，「海內論先生詩者，以朴之一字蔽之，其推尊也至矣」。今觀集中諸作，所謂「學宋」，即在于質樸，不在于形似，

仍是漑堂自己性情面貌。由此可見，在同時的王士禛、施閏章、宋琬諸大家外，枝蔚獨樹一幟，自成一家，在清初詩壇中應佔有一席重要地位。文集所收，篇幅不豐，且書札幾佔一半。其文不事摹擬，出以真意，如其爲人，曠達洒落，且自成理路，境界頗高。當然，由于生活和視界的限制，時代、社會和人民生活，在《漑堂集》中無法得到較爲深廣的反映，而這也是清初詩人普遍存在的問題。

《漑堂集》傳本不多，後集六卷尤爲少見。本書的前四種今據上海圖書館所藏初印本影印，後集及前集的陳維崧序、文集卷一《送劉超宗歸深莊序并詩》後的文九篇，則據南京圖書館藏

本影印。全書首尾完整，版刻較精，對文史研究者有一定參考價值。

後集有文無目的計有卷四「雨花臺」、「安慶題余忠宣公闕廟」、「戲代任淑源小婦贈淑源」三首；卷五「慕鶴鳴中丞卜居吳興往謁留贈」一首；卷六「贈荊州太守許可菴」、「贈趙中丞」、「舟中晤丘曙戒太史有感而作」三首。有目無文的有卷五「壽吳仲述三十韻」一首。目文誤列的有「二師」一首，詩在卷四，目在卷五。至「文集」與「詩餘」扉頁的書名，係我們仿制，合併說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九月

約是後世之所謂也。今者有言其是者。其言也。其言也。

無因。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漑堂前集

各體詩九卷

漑堂詩集

豹人之爲詩當竟陵華亭互相興廢之際而又有兩端襍出傍啟徑竇如虞山者而豹人終不之顧則以豹人之爲詩固自爲詩者也夫自爲其詩則雖唐宋元明昭然分畫猶不足爲

之轉移况區區華亭竟陵之間哉曩
時讀鍾嶸詩品謂詩必有源或源三
百或源蘇李而究其流沫顏陶鮑謝
縱橫百變母論隋唐迄今七字相嬪
別有端委而卽以五字推之吾不知
其畛畛之所極當何如也豹人詩初